

戊五

鬼董

大

五

地

量

龍威秘書戊集

第五冊

鬼董



闕名

鬼董卷第一

洛陽人牟穎少年時因醉誤出郊野夜半方醒息於路傍見一尸發露骸骨穎甚傷念之達曙躬自掩埋其夕夢一少年可二十已來衣白練衣仗一劍拜穎曰我彊寇耳平生恣意殺害作不平事近與同輩爭遂爲所害埋於路傍久經風雨所以發露蒙君復藏我故來謝君我生爲兇勇人死亦爲兇勇鬼若能容我棲託但君每夜微奠祭我常應君指使我旣得託於君不至飢渴定得令君所求徇意也穎夢中許之及覺乃試設祭饗暗

以祀禱祈夜又夢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卽呼赤
丁子一聲輕言其事我必應聲而至也穎遂每潛告令
竊盜盜人之財物無不應聲遂意後致富有金寶一日
穎見鄰家婦有美色愛之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至
夜半忽自外踰牆而至穎驚起款曲問其所由來婦曰
我本無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處忽如夢覺我亦不
知是何怪也不知何計卻得還家悲泣不已穎甚憫之
潛畱數日其婦家人求訪極切至於告官穎知之乃與
婦人詐爲謀令婦人出別墅卻自歸言不知被何妖攝

去今卻得回婦人至家後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
取至穎家不至曉卽送歸經一年矣家人皆不覺婦人
深怪穎有此妖術後因至切問於穎曰若不白我我必
自發此事穎遂具述其實鄰婦遂告於家人共圖此患
家人乃密請一道流潔淨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
至其門見符籙甚多卻反白於穎曰彼以正法拒我但
力微耳與君力爭當惡取此婦人此來必須不放回也
言訖復去須臾鄰家飄風驟起一室俱黑色但是符籙
禁法之物一時如掃復失婦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來

穎宅擒捉穎乃攜此婦人竟逃不知去所

章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游豪俠宅新書坊有愛妾曰裴六郎者容範曠代宅於崇仁翰常悅之居無何翰有故游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旣而日暮因宿其舍尙未葬殯於堂奧旣無家室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閒獨宿總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閒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長丈許著豹皮褌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繼進乃拽朱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柰何又曰寢矣便升階入

殯所拆發昇櫬於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股體環坐其
食之血流於庭衣服狼籍翰恐懼且痛之自分曰向叫
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
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
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
亂起來救之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
如故而噉處亦無所見翰恍惚以爲夢中驗其牆有血
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翰貴達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

舞於竿杪忽有一物狀如鵬鶚掠之而去郡衆大駭因
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兒神形
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去
飼果實飲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游會稽娶一劉氏爲妾後數年吳
生宰縣於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
數年其後忽獷烈自持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卽發怒
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
氏悍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部將數輩獵於野

獲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卽潛入庖舍
取狐兔生啗之且盡吳生歸因問狐兔所在而劉氏俛
然不語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盡矣生始疑劉
氏爲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於庭已而
吳生紿言將遠適旣出門卽匿身潛而伺之見劉氏散
髮袒肱目眦盡裂狀貌頓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
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
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裋挺然立庭
目若電光齒如戟刀筋骨盤蹙月盡青色吏卒俱戰慄

不敢近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所在

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游太白山棲止段公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段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唐開元中萬迴師弟子之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聞樵者說其僧爲怪物所食今絕跡二三年矣又聞人說有二怪物在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怪物何類而敢噬人今必挈其首致於門下段曰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
段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東捫蘿躡石至於精舍悄
寂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屐錫俱在衾枕儼然而塵
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其
處四壁多挂野彘元熊之類或庖炙之餘鍋竈柴薪自
東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謬耳度其怪未至遂拔柏樹大
如碗去枝葉爲大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
晝夜未分怪物挈鹿而至怒其扃鐫大叫以首觸戶折
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以柏樹撻其腦再舉而斃之拽

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怪物繼至似怒前歸者不
接已亦哮吼觸其扉復踣於戶闕又撾之亦斃自東知
雌雄已殞應無儕類遂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首挈
餘鹿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
遠近視者如堵有道士出於儔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
懇欲告於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急人之急何爲不
可道士曰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
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脩之有日矣今
靈藥將成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挈觸藥幾飛散思得剛

烈之士仗劍衛之靈藥儻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
耳自東踊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躋
險躋峻當太白之高峯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卽道
士燒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
子仗劍當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
奉教乃立燭於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
口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劍擊之似中其首
頃間若輕霧而化去食頃又有一女子顏色絕麗執芰
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

將曙有道士乘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
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
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
稽顙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旣凝身可度蓬壺
頂上彩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
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
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
少容而適南岳莫知所止今段怪物骷髏見在道士亦
莫知所之

鉅鹿有王氏女美容儀而家貧同郡凌生納爲妾凌妻
極妬嘗俟凌出使婢縛王擲深谷中王偶脫而逸去入
他郡爲女道士作妾薄命歎千餘言一夕見夢於凌語
所苦且以詩授凌凌覺而得其詩於褥前後凌妻死王
乃得復返予聞其事甚怪惜不見其詩客近有傳示予
者因錄之裊裊尋坦路淒風響枯枝路本羊腸形折轉
多他岐誤識爲直道偶陷深蒺藜密林蔽寒月清光透
妾肌野鴉徹夜啼矇眊笑自悲雄狐繞妾號鼯鼠相追
隨獨近虎狼窟啖吐安可期妾心豈不懼仰賴穹蒼垂

少年學彈箏善鼓陽春詞長年學吹笙一吹雙鳳儀中
年懼家禍衆口生嫌疑主君不及察逐妾江之碕昔嘗
致幽調酣歡頗見奇今忽厲顏色中道成睽離羣寵好
肉食妾獨甘苦薺羣寵好羅綺妾獨披素絲羣寵好外
交妾獨嚴門楣人情惡異己璫璵摘瑕玼主君豈不明
妾心洞無欺彼忍弄益毒危機轉斯須不解覆盆情謂
我爭妍媸捐棄長三年剖心無所施呼天天不言呼地
地不知獨呼父與母何用生我爲羸羸溘草宿父母呼
孳孳攜手問苦樂白髮雙涕洟訓妾母改心掣手忽失